

T 9297/04216

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群書考索卷二十五

禮門

外祀類

山堂先生章俊傑編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元客齋

前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五
禮門
外祀類
山堂先生章俊傑編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元客齋
前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五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禮門

郊祀類

元峯蕭大泗學漢校註

圖書館珍藏印

舜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師古曰虞書舜典也在察也璿美

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言舜觀察天意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孟康曰

璿衛以齊同日月五星之政度合天意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孟康曰

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說云乾坤六子又一說天宗三日月星辰地

宗三泰山河海或曰天地間游神也師古曰類以祭也上帝天也祭祭地

精以祀謂之禋六子其最通乎望秩于山川禘于群神師古曰望謂在遠

者多矣禘坤六子其最通乎望秩于山川禘于群神師古曰望謂在遠

班瑞師古曰四嶽諸牧謂也班布也有虞氏禘黃帝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虞

黃帝坐而郊饗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鮫按司馬遷五帝本紀云舜則黃帝九代之孫魯

商人禘嘗而郊嘗祭之父

周武成柴望大告武成古云燔柴郊天望祀山川。成王欲宅洛邑用牲于郊詔。

生民尊祖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為大司樂云冬至日祀

天於地上之圓丘又太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祀神之王以蒼

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一犢幣用繒長大六尺王服大裘其冕無

旒尸服亦然乘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鑄及薦

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為之以藁秸及蒲但剪頭不納為籍神席配

以帝嘗其樂大司樂云凡樂園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

靄鼓靄鼗孤竹之管又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圓丘奏

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詩序亦曰郊祀天地也禮書

王燔壘於郊丘其牲角栗其牲全體皆其羹劍其器犧尊疏布霏揮其

巨登鼎祖簋簠簠之類其藉蒲越藁秸其旂太常其服大裘袞冕其

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器如此。其感生帝禮

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禘

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祭天也王者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王其神

名鄭玄據春秋緯說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

拊黑則叶光紀皆用王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云郊祀后

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祀配上帝也因

以祈穀其壇名大壇在國南五十里禮神之玉用四珪有邸大有二寸

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其配帝牲亦騂犢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

大呂舞雲門以配天神日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者以示人奉承天

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上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

神於其郊月令云立春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氣於東

一神而已若迎王氣之神即春青帝靈威仰夏赤帝赤熛怒

怒季夏黃帝含樞紐秋白帝曰白招拊冬黑帝叶光紀也其配祭以五

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月令云其

是也故鄭玄注月令云迎春謂祀靈威仰與東郊以太皞伏羲氏配坐

是也祭外神必有王者公羊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以人帝配神

作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為兆位於中築方壇

亦名曰大壇而祭之禮神之玉按太宗伯云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

黃琮禮地則中央也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牲用犢及幣各隨玉色

樂與感帝同祭前期一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大宰又總戒群官曰其

日有事于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省射於澤宮選可
與祭者其日王乃致齋於路寢之室祭日之晨雞人夜呼晨以叫百官
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典路乃出玉輅建太常太司樂既宿懸遂以聲展
之知完否王將出太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人各於田首設燭以
照於路又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先於立東門外
道北設大次小次掌次張氈按設皇邸王服大裘而立於立之東南西
面大司樂奏圜鍾為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次則積柴於立壇上王親率
牲而殺之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次乃掃於立壇上而祭
及禘裘而升立也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就坐時尸前
置蒼瑩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古之薦王乃以匏爵酌瓦甒之
泛齊以獻尸為朝踐之獻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
曰緹齊五曰沈齊七獻者薦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尸所
謂朝踐是也此為一獻次大宗伯攝王后之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
亦為朝踐是二獻每獻奏樂一成次薦熟於神前薦畢王乃以匏爵酌

盎齊以獻尸太宗伯以匏爵酌緹齊以亞獻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尸
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酌尸所謂朝獻太宗伯更酌饋獻之
緹齊以亞酌所謂再獻通前凡六又有諸臣為賓之一獻凡七其尸酌
諸臣之酒皆用三酒其法如禘祭之禮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
感帝及迎氣即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

秦西時邠時周為犬戎所敗東徙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
居西自以為王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
其後秦文公東獵汧渭下居之而吉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邠
街於是作邠時用三牲郊祀白帝焉自未作邠時而雍旁故有吳陽
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
郊上帝諸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秦密時上時
下時畦時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後二百五十年靈公於吳陽
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
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儋見後七

年櫟陽兩金獻公自以為得天瑞作畦時於櫟陽而祀上帝秦始皇二年

以十月三日宿即通燿火燿火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尚白通

秦始皇既即位以昔文公出獵獲魚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為歲

首色尚黑音尚大呂類師古曰大呂套律之始東游海上禮祀八神其雜二代尊雍

四時上帝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月祠

時駒四匹每時用駒四匹木寓龍一駒李奇曰寓奇也生龍形於木寓

車馬一駒各如其帝色黃犢與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理無俎豆

之具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通燿火也燿火張晏曰燿火燿也

狀若非枯梓舉令光明燿然通於祀所也燿火者或天子不拜於咸

陽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時經書坑儒後史無典禮祀享用

漢高祖立二年東敗項籍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

有白青黃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黑帝祠名北時有司進祠

帝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後四年詔御史令

九天巫祠九天顏師古曰九天者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關天北方

時祠宮中

文帝即位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駕車被長之飾魯人公孫臣

天其說見淮南子一云東方昊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皆以歲

未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

文書曰始秦以水德則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改正朔服色尚黃明年

黃龍見成紀拜公孫臣為博士申明土德革改曆服色事革謂有司曰

古者天子夏親祠上帝於郊故曰郊夏四月詔郊祀上帝始幸雍郊見

五時祀衣皆尚赤趙人新垣平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

冕焉宜祀上帝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宇謂屋也一屋之下別為

廟在長安東北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服用及儀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

帝親拜郊見五帝廟燿火舉若光屬天於是垣平至上大夫文帝出長

門如淳曰若見五人於道北因其直立五帝壇直猶當也因其人有書

告平詐偽遂誅夷平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親往焉

景帝中元六年十月行幸雍郊五時

武帝即位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後亳人謬忌曰天神貴者

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於東南郊日一太牢七
日此七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令太祝立祠於長安城東南郊後人
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人許之令太祝領祠之
於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於是薦五時各加一
牛以燎有言黃帝鼎成駒龍飛去天子曰得如黃帝上遂郊雍祠官寬
舒等具太一祠壇放毫忌太一壇三垓毫忌即譚五帝壇環居其下各
如其方黃帝於西南未地當祠時烈火滿壇夜有光及書黃氣上屬天
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兆光此地宜立泰時壇以明應令
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二歲天子一郊後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帝善之
下公卿議曰人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
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乃立樂府以延年為叶律都尉論律呂
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
十人俱歌皆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上集于祠壇天子自行宮遙
拜百官待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明年

有司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芬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
而以木寓馬代駒。元光三年辛雍祠五時後常三歲一郊見。元鼎
四年辛汾陰立后土祠于汾陰雒上。元鼎五年十一月朔辛巳冬至
立泰時于甘泉天子親郊見朝日夕月注祠太一也禮書曰漢之祠天
不於南郊而於甘泉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以至壇有八觚廟有六
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路駢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康衡劉向之徒邪正異
同之論蠶起於時元始之間繆矣尤其春秋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
則天地分祭於南郊本朝黃覆言南郊合祭止因王莽後元元年春正
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西至雍祠五時

成帝長安南北郊成帝即位丞相康衡御文大夫張譚言帝王之事莫

大手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
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位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
而各享焉往孝武皇帝若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時祭於宮之南今當

幸長安郊見皇天及北之泰陰祠后土及東之少陰事與古矣於是十
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二年正月罷雍五時辛巳上始郊
祀長安南郊三月辛丑始祠后土于北郊劉向曰國之神寶舊時甘泉
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感應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神光尤著祖宗所
立誠未易動後復甘泉汾陰祠及雍五時迄平帝世三十餘年間天地
之祠五徙焉

哀帝立寢疾博徵方士復甘泉泰畤如故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平帝立王莽奏宜如建始所行丞相匡衡等議復長安郊祀如故莽又
頗改祭禮云天地有別有合其合者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
天地于南郊先祖配天先妣配地祭天南郊則以地配天地位皆南嚮
地在東其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嚮后在北亦同席其牢牲用
蕭粟玄酒陶匏天地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
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墜埋于北郊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六合
樂其別者天地有常位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造祀群

陽夏日至使有司祠北郊高后配而造祀群陰其渭陽祠勿復修從之
二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又奏舊天神稱皇天上帝太一此曰泰
畤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北郊未有尊稱五帝北雍五時並
未合禮今宜地祇稱皇地后祇兆曰廣時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兆于長
安城東地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南方帝炎帝赤靈祝融西方帝少昊
白靈蓐收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各兆其方之郊於是長安旁諸廟兆
畤甚盛

光武洛陽城南郊兆建武元年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

群臣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二年春正月壬子起宗廟建
社稷於洛陽立郊兆於城南依鄠采用平帝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
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外壇上為五帝各以其方其外為遺重營皆
紫以象紫宮有四通道以為門中營外營各四門群神位焉日月在中
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在別位不在群神列中隴
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廟配食位在中壇上西南北上

光武北郊兆域中元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祠后土北郊在洛陽城北四里方壇回陛先是建武十八年常幸蒲坂祠后土

明帝北五郊于雒陽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用采元始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一在東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日迎春東郊祭青帝勾芒立夏日迎夏南郊祭赤帝祝融先立秋一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立秋日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日迎冬北郊祭黑帝元冥車旗服飾各從方色

魏文帝南巡在穎陰有司為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綬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

明帝以舜配圓立明帝景初元年十一月壬子冬至始祀皇帝禘天於圓立以始祖帝舜配高堂陰曰按古典可以武皇配天魚豢議曰昔后稷以功配天漢出自堯不以堯配天明不紹也且舜以越數代武皇肇創洪業宜以配天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

晉武帝南郊燎告未有祖配泰始二年二月丁丑郊用宣皇帝配

除五帝坐武帝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坐五郊同稱昊天各設一座而已時群臣議五帝即天隨時王而殊號耳名雖有五其實一神從之十一月大司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方二立更修壇兆二至合祀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祀圓丘於南郊是後圓立方澤不別立矣。宣帝以神武創業既以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不正遂復南郊五帝位

東晉議立郊祀儀元帝元興二年尚書刁協祭酒杜夷議旋都洛陽乃修之司徒荀組請更立郊王導荀崧華常庚亮皆同組議遂立南郊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北郊尚未立共在天郊南

元帝即位於建康議立南郊於巳地太常賀循定制多依漢及晉初儀注三月辛卯帝親郊祀享依泰始故事

成帝咸和八年正月郊天則五帝及佐天文等凡六十一神從祀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親奉焉

祝文稱嗣天子臣某

安帝元興三年應郊朝儀宜依周禮宗伯攝事尚書石丞王訥之曰郊

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輿不得親奉時從訥之議郊牲用玄
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郊祀三年九月司空羨之等奏高祖武皇
宜配天郊詔可

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遂遷
日有司行事大明三年移郊兆於秣稜牛頭山西在宮之午地大明五
年九月甲子有司奏郊祭用三牛

廢帝以郊舊地為吉祥移置本處

齊間歲而祀齊高帝建元四年武帝繼位明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
間歲而祀

梁武帝郊祀武帝即位南郊為壇在國之南常與北郊間歲正月上辛
行事祀天皇大帝

武帝迎五帝以始祖配

陳武帝末定元年受禪修圓立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
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風伯雨師及五帝位間歲而祀

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

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

後魏道皇帝即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二
月丁丑郊宣皇帝配自後歲一祭

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於四郊

獻文帝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易代則更兆其事無益於神明

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親築圓立於南郊

北齊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於圓立以高祖神武帝
配五精帝天文等從祀後諸儒定禮圓立以冬至祀之南郊則歲一

祀以正月上辛為壇於國南祀所感帝靈威仰以高祖神武帝配

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圓立以其先炎帝神農
氏配五帝天文並從祀又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始祖獻侯莫那

配

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圓立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五

方上帝天文並從祀上帝配帝蒼犢各一五帝日月方色犢各一五星
以下羊豕各九孟春上辛祠感帝赤燔怒於南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
煬帝大業元年孟春祀感生帝改以高祖文帝配餘並仍舊十年冬至
祀圓丘帝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便行禮

唐圓祀南郊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五
方上帝天文皆從祀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于南郊以元帝配武德正
觀之制太享之外每歲立春季夏立秋立冬郊祀並依周禮其配食及
星辰從祀亦然○貞觀中奉高祖配圓丘元皇帝配感帝餘依武德制
長孫無忌議罷鄭玄六天之義

永徽二年七月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
之義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祠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
按鄭元此義惟據緯書所說六天皆為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
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祭昊天上帝為北辰星曜魄寶及說孝經
郊祀后稷以配天明堂嚴父配天皆為太微五帝考其所說郊禘特保

是以王肅群儒咸駁此義肅等皆以為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猶王城京
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之說分為兩祭圓丘之外
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詔從無忌等議存祀太微五帝於南郊
廢鄭玄六天之義通典

唐令祭天地

禮樂志曰自周衰禮樂壞于戰國而廢絕于秦漢興六經在者皆錯亂
散亡雜偽而諸儒方共補緝以意解詁未得其真而讖緯之書出於亂
經矣自鄭元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是牽惑沒溺而時君不
能斷決以為其舉之莫可廢也由是郊丘明堂之論至於紛然而莫知
所止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為天皇太帝者北辰耀魄
寶也又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之精義之神也元以為青帝靈威仰
赤帝赤燔怒黃帝合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
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唐初正觀禮冬至日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正
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于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

于明堂皆祀五天帝高宗顯慶二年許敬宗與禮官等議曰六天出於
緯書而南郊圓立一也元以為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元皆以為
祭太微五帝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
元謂用祭感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由是盡黜元
說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太享皆祭昊天上帝開元中王仲立議曰
祈穀本以祭天也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主九穀也宜於祈穀祭昊天
而兼祭五帝又日月令大雩大享帝皆盛祭也而孟夏雩季秋大享正
觀禮皆祭五方帝而顯慶禮皆祭昊天上帝宜兼用之以合大雩大享
之義既而蕭嵩等撰定開元禮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嗚呼禮
之失也豈獨緯書之罪哉在於學者好為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
私以增多為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為黷也古者祭天於圓立於國之南
祭地於澤中之方立於國之北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
其方位既別而其燎壇瘞次樂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禮之文
則始合祭天地元宗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于南郊是時神

仙道家之說與田同秀言元皇帝降丹鳳門乃建元皇帝廟二月辛卯
親享元皇帝廟甲午親享太廟丙申有事于南郊其後遂以為故事終
唐之世莫能改也為禮者可不謹哉

汾陰后土

開元十一年明皇因幸并州張說曰由河東入京師有漢武睢上祠此
禮廢闕願為三農祈穀帝納其言過祠后土乃遷二十年

三大禮

元宗天寶十載正月壬辰朝獻于太清宫祭已朝享于太廟甲午有事
于南郊杜南獻三大禮賦沈在中答談曰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
朝謂之奏告除皆謂之祭告惟太清宫太廟則親行宮
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享自此遂
失奏告名冊
文皆為正祠

德宗郊祀錄

正元中太常禮院修造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
而圖其壇畫陟降之序為郊祀錄十卷

宋朝太祖乾德參定儀物乾德元年十一月二日詔曰中原多故百有餘載禮樂儀制不絕於綫方今天下無事時和歲豐禮神報本資乎備物執事者所宜講求遺逸遵行典故無或廢墜以副我寅恭之意於是范質等討尋故事得後唐天成中南郊鹵簿字圖頗多踈畧質等參定遂以新本上之六日太常禮院言皇帝親郊諸司應奉預申嚴辦鹵簿儀仗部兵鼓吹樂架登歌太常寺車輅太僕寺六軍儀仗左右金吾仗六軍知試金吾芳考亭鳳輦香蹕車輿繖扇殿中立金雞擊鼓將作監諸司法物少府皇帝通天冠絳紗袍袞冕鎮圭等殿中云云南郊壇衆星位版并刻漏時辰司天修撰儀注詳定儀仗法物云云禮儀使司禮料棗盛光祿寺太常寺太府寺將作少府從之監司天臺司農宗正寺秘書省

乾德修飾壇壝

八月詔太常修飾南郊壇禮院定依古制四成十二陛三壝設燎壇於內壝之外丙北又設皇帝更衣大次於壇東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乾德親郊十三日帝宿齋於崇元殿朔日服通天冠絳紗袍執鎮圭乘

三輦鹵簿前導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輅赴南郊齋于惟宮十六日服袞冕執圭合祭天地于圓立奉僖祖配舊制皇帝升壇以禱藉地象天之黃道至是帝命徹之

乾德南郊行禮圖

唐制每歲冬至圓立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視則并設皇帝之位國朝因其制作壇於城之南薰門外每歲令有司奉事乾德元年始有事於南郊自五代以來喪亂相繼典章制度多所散逸宰相范質等相與討尋故事時官籍散落舊史物故惟得南郊鹵簿在後唐天成中者考之今文頗為踈畧其相違戾者多質等遂詳定新本為南郊圖又司天監定南郊從祀星辰圖上之至十一月十六日南郊開寶四年四月合祭天地于圓立

太宗淳化三年九月詔以十一月二十日有事于南郊前祀十日皇子許王薨皇宗以郊祀俯逼禮有未便命宰臣於中書集議請改用來年正月上辛詔可淳化四年正月二日合祭天地于圓立以宣祖太祖升

配至道元年正月上辛二年正月十日親郊

至道南郊圖

至道二年正月上出次南郊齋宮有司上南郊圖凡為三幅外幅儀衛中幅車輅及導駕官人物皆令長寸餘又畫圓壇祭器樂駕悉皆詳備
真宗咸平元年八月翰林承旨宋白等上新畫南郊圖注凡為三幅列外幅儀衛中幅車輅及導駕官疑此更又畫圓壇祭器樂架等悉皆詳備命藏祕府二年十一月合祭天地於圓丘以太祖太宗升配

景德郊壇神位

景德二年十一月南郊禮儀使趙安仁上言郊壇神位令依儀注寫定以付司天監製為繪圖壇上神位四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太宗第一等神位八五方日月神州地祇第二等神位七十三北辰曜魄寶北斗天一大一五帝內座凡六位差在前五星十二辰河漢洎內宮四十九座嶽鎮海瀆十八座凡六十七位在後第三等神位百七十九二十八宿帝座七公日星帝帝太角攝提太微垣太子明堂軒轅三公五車月

星織女建紀凡四十五位差在前二十八宿洎中宮百五十九座山林川澤一十座凡百三十四差在後內壇之內神位百三十五位外宮百五位丘陵墳衍原隰三十位並齊列內壇之外眾星三百六十六位並齊列總七百五十九位第二等五嶽三等四帝座舊圖差在前皆合在後河漢中鎮舊圖在第三等據儀注合在第二從之

三年一郊

三歲之郊非祖宗制也太祖在位十有七年四行大禮乾德中歷六年方一再講開寶四年南郊之後更五歲因平江南祭天地於洛京伸告謝之意而已太宗自雍熙而來經五年乃親耕又六年至淳化四年再行郊禋之禮是十年而一郊也太宗二十有三年親耕之外止五講郊禋之禮也惟真宗東封西祀往往率三年而一行大禮仁宗明道元年恭謝天地于大安殿又謁太廟明年又親耕當是時行最為頻數然自是而後三歲一郊遂為定制也呂源三朝增釋

群書考索卷二十五

前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六

前集

禮門

郊祀類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仁宗景祐二年十一月合祭天地于圓丘三聖並侑慶曆四年十一月

祀南郊始至壇下詔太常太樂六變無擅減節不御小次徹黃道以盡

恭肅之志

至和郊祀總儀

至和二年判太常呂公綽以歲祀六十一禘祫二其薦裸與俯王帛彝

器菁芬醢醢歌奏集為郊祀總儀

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十七日上齋于郊宮罷臨觀闕幸苑園翌日昧

爽合祭天地于圓丘七年又親郊

元豐分祭議

元豐元年正月命樞密真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奉祀禮文二月六日襄言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宮冬晉於地上之圜立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至日於澤中之方立奏之八變以祭地祇夫祀必以冬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圜鍾為宮為角大族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之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鍾為宮四變大族為角姑洗為羽各二變合陰耦之數也又太宗伯以禋祀實柴禋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狸沈鬴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去古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系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其禋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

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之建德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闕一時之舉也然而隨時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不違釐正請陛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至日祭地祇於方立然後以冬至日祀昊天於圜立國朝會要特王存議欲以孟冬純陰用事之月有事於北郊張瑛欲以夏至日祭方立陸佃欲以冬至日親祠上帝圜立之北別祠地祇李清臣請且用舊儀

元祐分祭議

元祐四年三月禮部郎中崔公夔言謹按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又周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立夏至祭地祇於方立漢武帝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媪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又曰滄選休成天地並既惟余有慕爰熙紫壇思永厥路又曰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皆合祭天地於南郊之辭也當依舊合祭九月蘇頌曰伏見仁宗皇帝九郊皆合祭天地神宗四郊合祭惟元豐六年用禮文所議止祀

上帝而北郊雖已從所議修定儀注未及親行今年南郊望准故事。呂大防曰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令諸儒議定北郊祀地之禮儀然未經親行今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祇獨不設位恐亦未安况前代人君親祠並祭多緣於已事本朝祖宗則不然直以恩沛四海慶賽將士若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宣仁太后曰大防之言是也。蘇徹曰周禮一歲遍祀天地皆王者親行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故一歲遍祀天地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郊以致齊之日先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行六禮苦又不徧則人情不安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紊亂其間亦失之矣今別祭之議有行當郊之歲皇帝先以夏日至祀北郊若有欲移夏至之祀行於十月者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地者然夏至者暑雨方作以行大禮勢必不可夏至之禮行孟冬其為非周禮與冬至無異而數月之間再舉大祀事力何以堪若天地之祀互用三年則天地均為六年獲一祭而以地廢天以卑畧尊尤為不順

。十月禮部侍郎曾肇言南郊非欵地之處冬至非建地之時樂以圜鍾為宮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燔柴升埴非祭地之禮不問神之享與不享姑欲便於人事不近於怠乎。八年二月禮部尚書蘇軾言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群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故武王克商庚戌柴祭上帝也望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臣以此知祀上帝則并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切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元年制郊兆於洛陽為園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書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園丘東大魏郊之所准漢故事為園丘壇八階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時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

氏禘黃帝而郊饗夏后氏禘黃帝而郊繇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於圜立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禘也三輔故事祭於圜立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元暹郭山輝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當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圜立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國朝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大禮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祀宗廟者四凡十五者皆天子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是虛備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其簡國財有節

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以俟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前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所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有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至文武官皆得陰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圜立此何義也東坡議及國朝會要

紹聖分祭議

紹聖元年五月右正言張商英言神宗以歷代典禮訛謬謂合天地非古也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私意刻蕩前美既獲權且合祭指揮於前蘇軾又發六議於後大常博士陳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詩為合不可破之論或折祥曰審如子言則春夏祈穀于上帝

豈以夏祈而合春乎般廵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詩曰允猶翕河豈以海
嶽之祀而合於河乎材道屈無以對。御史中丞黃履言南郊合祭自
古無有止因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帝共牢逮乎先帝始釐正之
陛下初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王莽私意合而配之瀆亂典禮引吳
天有成命之詩夫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詩之終篇雖不言地而用可
通是以序兼言之亦猶天作祀先王先公般廵守祀四嶽河海詩不言
海其指皆同由是推之天地不可合祀亦昭然矣後黃履林希等議請
罷合祭天地自後間因大禮歲以夏至之日親祠北郊其親祠北郊歲
更不親祠南郊國朝會要

高宗紹興七年夏五月群臣議南郊尊謚宜天錫之曰聖文仁德顯孝
皇帝廟號**徽宗**。紹興十二年冬十二月言曰謂南廵以來三載之祀
獨於明堂而冬至郊天曠歲未舉今既治安望於來歲用郊祀之儀庶
應祖宗故事詔禮部太常寺討論申省。紹興十三年兵部侍郎
程瑀言將來郊祀用國初大駕儀仗外見金闕象木革四輅望下所屬

製造詔以纈代繡仍差兵部郎官錢時敏軍器監劉才郡主簿宋祝同
檢視。十一月庚申冬至各祀天地于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
下。紹興十六年十一月甲戌朝獻景靈宮乙亥享太廟丙子合祀天
地於南郊大赦天下初上致齋而雪作及朝獻則杲日麗空至郊夕微
陰登壇即霽三台星見於是秦檜言陛下好生之德既定宇內乃不歸
其聖歸功於天前郊祀之期年稽古制作禮樂大備討論行正悉出聖
學有司效使惟謹曾不措一辭及將祀則至誠敢通天意響答靈致瑞
於齋居之先日穿雲於朝獻之日既升紫壇則星宿明潤旋御端闕則
霄漢廓清允謂先天弗違諸神受祀至於率履不越又可為萬世法有
司請設小次則非而不答宮廟載葺既畢則宸翰標題皆極於恭恪此
所宜書者也臣職在後親見不誣望宣付史館詔從之。紹興九年秋
九月初著作佐郎劉章輪對言禮莫重於祭而郊廟為尤重神宗元豐
間嘗詔陸佃等於太常寺置有類編成書三十卷曰郊廟奉祀禮文今
陛下以明聖之資當述作之任而縉儀未紀乞命官為紹興郊廟奉祀

禮文以續元豐之書上嘉納之十一月己酉朔率執奏太常寺申將來郊祀恭謝禮畢合詣太乙宮行燒香之禮上曰此祖宗故事可行也庚寅朝獻景靈宮辛卯朝饗太廟壬辰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紹興二十二年十一月戊申冬至各祀天地於圜丘大赦天下○紹興二十五年九月癸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己卯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

總說

按丘之說互有不同歷代諸儒各執所見雖爭論紛起大凡不出二塗宗王子雍者以為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圜丘之與郊祀實名異而體同所云帝者兆五人帝於四郊豈得稱之天帝一歲凡二祭也宗鄭康成者則以天有六名歲凡九祭蓋以祭位有圜丘大壇之異同樂則黃鐘圓鐘之有差牲乃駢蒼色殊玉則四珎蒼璧祭名且同稱裡祀祭服又俱用大裘略舉其大綱不復悉數惟唐並行二禮可謂協於時宜矣

至祭方丘

夏以五月祭地祇商以六月周制太司樂云夏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其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王及尸同服大裘配以后稷其樂則太司樂云凡樂函鍾為宮太族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也

其神州地祇

謂王者所卜居吉土五十里之內地名也按皇地祇鄭玄以為崑崙即

但方五千里而已其壇於北郊築土為壇名曰大折祭法曰壑埋於配

亦以后稷其樂奏太族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備五齋七獻其日王

服大裘立於方丘乃奏函鍾為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訖王又親率牲

取血并玉瘞以求神謂之二始天地之祭惟圓丘方丘滿此二始請圓

也方丘則先奏函鍾為宮之樂次則壑埋尸前置玉幣等次玉酌泛齊

以獻尸謂之朝踐次太宗伯酌醴齊攝王后之獻玉凡二獻也次薦熟

畢王更酌盞齊以獻尸太宗伯酌醴齊以亞獻之所謂饋食之獻凡四

獸也尸食訖王更酌泛齊以酌尸所謂朝獻太宗伯次酌醴齊以亞之所謂亞獻凡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酌汎齊以獻凡七也漢初因秦其梁山巫主祠天地武帝立后土祠汾陰睪音上澤中為五壇宣帝修武帝故事間歲正月至河東祠后土成帝建始初徙河東后土於長安北郊平帝立與天合祭南郊壇後漢光武營北郊祀地祇晉武帝并圓方二立於南北郊更修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親祠於南郊自後方澤不別立特從有司議云唐制夏日至祭望地祇于宮城之北郊為方丘壇孟冬祭神州於北郊開元中夏日至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立冬祭神州於北郊以太宗配其儀備開元禮通典

五帝后稷文武配天

天子四時迎氣祭五天帝於四郊各以當方八帝配之月令春帝大皞夏帝炎帝季夏帝黃帝秋帝少皞冬帝顓帝明為配天及告朔而言之其雩祭亦然故月令云大雩帝為命祀百辟卿士明五方人帝亦雩祀之其夏正郊感生帝周以后稷配之其於明堂總享五帝以文武配之

故孝經說云后稷為天地之主文王為五帝之宗祭法云周人宗武王是也其配地之神孝經緯既云后稷為天地之主文王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周人以魯配圓丘亦當配方澤也禮記正義

六天九祭地祇二祭

天有六祭二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祭於南郊四也白招拒立秋之日祭於西郊五也黑帝叶光紀立冬之日祭於北郊六也五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地祇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為天帝北極耀魄寶是也其配之人以帝魯配故祭法云周人禘魯是也五帝名又出春秋緯文耀正經通義曰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注云即耀魄寶亦曰天皇

月令祈穀于上帝鄭氏注云上帝太微之帝也正義云太微之帝者春
秋緯云紫微宮為天帝太微為天德中有五帝座是即靈威仰赤熛怒
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祈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商人則祭于叶
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太微之帝禮記正義

皇天上帝為二神
月令季夏之月合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以共皇天上帝注
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圓丘也上帝太微五帝也正義云上
帝太微五帝者按周禮司服云昊天上帝鄭以為昊天上帝祇是一神
北極耀魄寶也知此皇天上帝不是耀魄寶上帝為太微者以周禮司
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勉祀五帝亦如之既別云五帝故知昊天上
帝亦惟一神此月令昊天上帝之下更無別五帝之文故分為二正義
又云皇天天皇上帝也上帝者靈威仰五帝也禮記正義

五人帝及臣

月令春三月並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注云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太皞必義氏

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為木官正義云以此二人生時木王王春立德
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也按昭二十九卷蔡墨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
曰該曰脩曰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子曰犁為祝
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按堯語云重為木正兼為南正司天犁為火正
地所以又為南正火正不同者蓋重為木正兼為南正司天犁為火正
兼為北正司地故章昭注國語云火當為木正兼為南正司天犁為火正
高辛按楚世家高辛氏誅重黎依命曆年以顓頊帝高辛各有一人為帝則重
既事顓頊帝又事高辛鄭則依命曆年以顓頊帝高辛各有一人為帝則重
何得事顓頊帝又事高辛者師稱重人號雖子孫皆號
曰重猶若羿為堯時射官至夏后之相猶有羿也

夏三月並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注云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祝融顓頊帝

中央土其帝皇帝其神后土注云此黃精之君土官之臣黃帝軒轅氏

秋三月並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注云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少皞金天

冬三月並其帝顓頊其神元冥注云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顓頊高陽

按左傳昭元年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補金天
氏與少皞金位相當故少皞則金天氏也又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云
少昊氏之子該為
蓐收是為金神

大帝亦曰太一禮記正義

皇氏八祭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圓立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為七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俱為祈祭不入

數其

三祭名五德帝

王制云天子將出巡守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正義云鄭注月令云孟春祈穀于上帝為太微之帝注此上帝為五德如太皞五人之帝二文不同庾蔚曰謂太微五帝應於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謂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智土神信是五德也

五帝主五行

禮器注云五帝主五行即蒼帝靈威仰之屬分主五行各主七十二日故神靈圖云五帝東方木色蒼七十二日云云是也

四立祭四天祭

月令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立春之日天子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迎春於東郊鄭注云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正義云

按賈馬蔡邕皆為迎春祭太皞及句芒以月令上文云其帝太皞其神

句芒故也今鄭獨以為蒼帝靈威仰者以春秋文耀句云蒼帝靈威禮

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時又詩及尚

書云上帝皆為天也故以靈威仰鄭注孟夏祭赤熛怒於南郊之兆孟

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禮記正義

郊與祈穀同一祭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鄭氏注云謂之上辛郊祭天

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正義云

郊特牲云郊不言祈穀此經言祈穀不言郊鄭乃以為二祭是一故此

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鄭既以二祭為一恐人疑故引春秋傳以明之

彼祈農事則此祈穀彼云郊而後耕此是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是祈

穀與郊一也

太微之帝

祭有宗佐

官正義云按昭廿九年左傳云少皞氏官子曰備曰燕脩及燕為元真是相代為元真也

月令季夏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注云四時之功成於冬孟冬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勾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正義云前孟冬是祭先晉祈農并祭五帝但孟冬其文不具則五帝為宗大臣勾芒等為佐孟冬祭司中等是孟月祭宗此月祭佐則天神人鬼山川等皆有宗有佐也

群書考索卷二十六

前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七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元峯蕭泗校正

禮門

郊祀類

六天郊立配帝

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按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圓丘圓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立郊各異天體抵應是一而鄭氏以為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為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為體稱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為德稱也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為同服大裘又春秋緯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太微宮有五帝坐是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黑帝叶光

紀黃帝含樞紐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家語李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以成萬物古之王易代而改居取法五行更王終始故其為明主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帝配水又王肅以郊立是一而鄭氏以為二者鄭以為蒼璧太皞伯宗伯又云牲幣各隨其器之色則牲用蒼器之則牲用蒼園鍾太司樂凡樂等為祭園立所用以四圭有邸宗伯四圭有邸駢犢祭法云燔黍稷以祭於及奏黃鐘等太司樂云乃奏黃鐘歌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注云郊天之也三王之郊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圓立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與圓立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為異圓立又以帝學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郊故注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蓋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又知圓立配以帝學者按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禘嘗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嘗必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粢大祭也太祭莫過於圓立故以圓立為禘也圓立

北郊則圓立為大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為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變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為大故亦稱禘也后稷配見於周頌故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若以嘗配圓立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功於周詩人頌之嘗是周之遠祖於周無功以配遠尊天故詩無歌頌也

其祭天之處

冬至則祭於圓立應從陽位當在國南其五時迎氣則在四郊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注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其夏正祭感生之帝亦於南郊孝經緯云祭帝於南郊就陽位是也其雩祭五天帝亦於國城南其九月大享五帝則在明堂其所配之人若圓立周人則以嘗配之祭法禘嘗是也其感生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享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帝則謂之宗○皇氏云天有六天

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氏注云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之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叶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正義云按師說列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就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之帝是特尊焉注引后稷配天者證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引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證文王不特配感生之帝而配五帝矣

王肅難鄭氏六天五帝感生帝之說

王肅難鄭注云按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則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易代而以

五行為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子又郊祭鄭元云祭感生之帝惟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惟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禮記正義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鄭康成以為天者所感之神如周人木德所感靈威仰也以后稷配明堂遍祭五帝以文王配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則以為禘者祭昊天於圓丘郊則以為祭上帝於南郊是則圓丘南郊為兩事禘與郊為兩祭禘大於郊圓丘大於南郊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皆為此說又以為春祈穀即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祈穀即左氏龍見而雩及月令仲夏雩帝以祈穀月令誤言於仲夏雖禘太祖即祈穀之禘禘於廟者也長發大禘也即祭感生之禘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皆以祭感生之帝而以祖配也凡此皆誕妄不經之甚無足取信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天如言國上帝如言其君也南郊所以祭天圓丘即南郊王者禘其祖之所出則於太祖之廟而祭其所出之帝故曰不王不禘祈穀言春夏之間祭天也其禮則亡矣月令之類皆不足信雩祭則非所以祭天也不得以祈穀為一春秋書大雩則通言祭天矣又祭法所記皆未可信也師友雜記

天帝之辨

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以冬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太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太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祇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天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翔按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與

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言之旅者會而祭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盛薦之上帝以配天與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盛薦之上帝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今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也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五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也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

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
天皇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
謂昊天上帝則天皇帝各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既以昊天上帝
位乎其上而壇第一等又有皇天上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
陳禮。五帝與昊天同稱帝而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
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稱極其隆有與天異
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以同也祀帝於圓立此五帝於
四郊此其所以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至以祀
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圓
立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分郊與立以異其祀別四帝
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攷之矣然肅合郊立而一之則是以五帝五
人帝則非天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
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
者祀五帝必配天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句芒夏祝

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脩與
熙者蓋冬於方為朔於卦為艮於器有權衡於色有青黑則有脩熙宜
矣司馬遷不紀少皞以黃帝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
氏高辛唐虞為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令為正上同

古郊祀禮

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圓立者南郊之丘也立圓而高所以象天此所
為高必因立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立者北郊之丘也立方而
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燔柴泰折
北郊之次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次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園
言泰壇則自然之立也言泰折則人為之壇也祭禮必於自然之立所
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所以盡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
必設於園立之南坎必設於方立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
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立其牲角
爾栗其牲體全背其羨不和其器犧尊疏布幕禴杓豆登鼎俎簋籩匏

爵之類其藉蒲越藁秸其樂歌黃鍾太簇奏大呂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路素車其飾太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摯執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更秦則興郡密上下之四時以祀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祠五帝秦之祀天不於圓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圓丘漢之祀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祀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玉文車有鸞路駢駒龍馬一切後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蠡起一時元始之間繆矣尤甚秦節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北郊於雒陽之陰其儀禮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廢殆盡良可悼也並同

魯郊用子月

鄭注郊特牲云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祗先有事也正義曰魯之

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入郊以祈穀故左傳曰啓蟄而郊又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魯於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十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特牲云始郊日以至及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惟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云鄭言始郊日以至是魯國之禮者以明堂位焉魯君子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鄭注云孟春建子之月蒼帝靈風仰昊天上帝魯不祭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

事也正義又云后援准配靈

三王郊天迎長日之至

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氏注云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至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正義云此易緯乾鑿度文明郊祭用夏正建寅之月意以二月建卯春分後日長今正月建寅郊祭通而迎此長日之將至

祭卜

表記曰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云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正義曰冬至謂祭圓丘夏至謂祭方澤正月謂祭感生之帝及四時迎氣用四時之吉日也知冬夏及四時皆卜者按太宰云禮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鄭注云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是四郊明堂皆有卜也太宰又云祀大神祭大祗亦如之大神則冬至祭圓丘大祗則夏至祭方澤按公羊穀梁魯郊傳云卜三正則知天子郊用夏至亦卜之故知冬夏至正月及四時皆卜日也然明

堂不問卜而注大宰祀五帝卜日云四郊及明堂者廣解五帝所在其實祀明堂不卜也按周禮祀宗廟亦卜日主不言宗廟者以經云事上帝故惟祭天之時云不違者日與牲也左傳僖三十一年云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是有卜牲日也禮記啖子曰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滌養牲之官名也凡養牲必以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代之稷牛可也

宋朝配享類

祖宗配侑

國初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祗神州地祗凡七祭並以僖祖順祖翼祖宣祖迭配。建隆四年八月詔以將郊祀有司議配座之制請冬至祀昊天夏至祭皇地祗並以僖祖配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以順祖配雩祀以翼祖配大享明堂以宣祖配詔恭依。十有一月張昭議曰郊初天地必以考配按郊禮用正月故梁陳南郊皆以間歲正月上辛行事祀天皇帝於壇上配以皇考北齊圓丘三年一祭亦以正月上辛

祀昊天上帝以神武升配隋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皇考配唐
正觀初以高祖配圓丘世祖元皇帝配感生帝高宗嘗親祀丘澤明堂
神州以高祖太宗並配中宗即南北郊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梁開平
二年郊天以皇考配恭惟宣祖肇基王業切考歷代之禮咸以親廟升
配伏請奉宣祖配享從之

太宗朝七祭並以太祖宣祖更配興國三年親郊始奉太祖升侑九年
在蒙建議引孝經嚴父配天之義請以宣祖配圓丘。太祖配大享是
冬罷封禪親郊遂行其禮注太祖親郊以宣祖配天及太宗即位禮官
以為舜郊饗商郊冥周郊后稷王業因之而興也若漢高之太公光武
之南頓雖有帝父之尊而無與配天祭故自再郊並以太祖配天於禮
為允及將東封詔蒙定禮儀乃奏此議時論非之。淳化三年十月蘇
易簡上言欲望自今祈穀神州大享以宣祖崇配圓丘北郊雩祀感生
帝以太祖崇配詔恭依。至道三年十一月有司言冬至圓丘孟夏雩
夏至方丘請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明堂奉太祖配上辛感帝孟冬

神州奉 太祖太宗並配詔恭依 乾興元年六月太常禮院言郊祀
配帝請孟春祈穀孟冬神州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昊天夏至皇地
祗以太宗配上帝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以真宗配皇帝親祀郊丘
以太祖太宗配詔恭依 景祐二年禮官言切以太祖誕受寶命付
昇四海夷澤潞之畔兼淮海之味東焚吳興右困蜀壘湘楚門馬請更
入朝卜年長世丕闡鴻業 太宗恭天討底定太原由是慎九刑之辟
藝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分又引諸儒講道興學炳然右文與三
代同風。真宗乾粹日昭執競維烈翕受敷施普浸黎元云云共惟一
祖二宗之烈歷造墳誥未有高焉者也其歲時常祀則至日圓丘仲夏
皇地祗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
以先祖季秋大享配以真宗請如典禮中書門下議如禮官所定詔恭
依 皇祐五年詔書令南郊且奉三聖並侑後復迭配如舊禮未幾復
降詔三聖並侑為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經禮乃復下兩制議王珪議
如禮官所請自今南郊以太祖迭配詔恭依 治平元年辛酉詔以仁

宗配享明堂太常寺奠弊用成安之曲酌獻用德安之曲初禮院奏乞
與兩制同議翰林學士王珪議請從周公嚴父之意以仁宗配享明堂
知制誥錢公輔議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時政則周公祭則
成王安在於必嚴其父哉切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
君遂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
於明堂者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平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德而
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祀而移於文王也
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祀亦未聞康王以嚴
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祀而移於武王也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
兩制禮院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儀請依王珪議奉仁宗皇帝配享
明堂遷真宗配享孟夏雩祀太宗皇帝依舊配享正月祈穀孟冬神州
地祇餘依本朝故事此據與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以為太祖比周之
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若止以太

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宣祖真宗向皆不當在配天之列推而上之
則謂明堂之祭真宗當不以太宗配先帝不當以真宗配今日不當以
仁宗配祖可也臣等參稽舊典敢以前所議為便詔從之

群書考索卷二十七

群書考索卷二十八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寧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袁賓校正

禮門
明堂類

歷代制度

神農明堂之作自神農有之淮南子言神農祀於明堂又曰神農。黃

帝拜祀上帝于明堂或謂之合宮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

水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漢

玉帶所。唐虞堯曰衢室有虞曰總章應唐虞祀五帝於五府府者聚

帝之神聚而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計白曰明紀黑曰玄矩五府

之制未詳。夏后享祖宗于世室言代不毀之故魯名世室之制堂

脩二七廣四脩之一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半五室三四

步四三尺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為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
二步其廣益之以三尺也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
廣益之以四尺以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九階南面各二階四旁
兩夾總助方為明也白盛蠶灰也以飾成宮室盛音成門堂三之二門則
取數以正堂南北九步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商人曰重屋其制堂脩
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居正堂若太寢也阿今周制季秋
大享于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其制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
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
九尺於一堂之上為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
楹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為堂南北四十二
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為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言室
牆壁以蜃蛤灰飾之。武王克紂及商祀于明堂而民知孝樂。成王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明堂也者
明諸侯之尊卑也成王幼周公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
而天下大服一太廟天子明堂。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經孔子至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
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毀之矣孟梁惠

秦再宗義三禮圖

取大戴九室以為秦人明堂圖按秦實無明堂圖或者泥於呂氏春秋
而不知乃古制也

漢武帝元封五年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座高皇帝對之是時未以高

對也光武牲以太牢天子從崑崙道中崑崙道即依如拜明堂如郊禮

畢燎堂下其明堂制從公玉帶所上黃帝時圖其年四月天子封泰山

堂爨檢下殿上欲理明堂奉高帝未曉制變濟南因朝諸侯王列侯受

郡國計仍赦天下賜鰥寡孤獨帛貧者粟。光武建武三十年初營明

堂。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配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座位

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末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

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

所作汶上明堂先武帝配於雒陽明堂禮矣西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
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大牢。安帝延光三年祀汶上明堂如元
和故事其制度建武初營明堂上圓下方法天八總四闔法八風九室
十二座法九州三十六戶七十二楹法三十六旬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祝稱天子臣
某

晉武帝太始二年二月丁丑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議明堂
宜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擊虞議明堂祀五帝新禮云五帝

即上帝帝即天也遂臨五帝之位又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於上帝祀地於四望祀非地則上
帝非天斷可識矣又生於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十年十月詔
之列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

復明堂五帝位前代相因莫之或廢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帝祀明堂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

駕服以袞冕孫着之議郊以配天故配以后稷明堂祀帝後配以文王
郊為皇天之位明堂為上帝之廟故徐邈以配之為言必
有神主郊為天壇則明堂非文廟矣時議帝親奉今親祀
此郊明年正月上辛祀皇天次辛祠后土後辛祀明堂

宋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
鼎俎彝盥一依太廟禮堂制但作大殿屋十二間無古三十六戶七十

二楹文飾彫畫而已六年正月帝親奉明堂祀祭五時帝以太祖配
齊高帝建元元年七月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

室。明帝崇昌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
梁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鑄以瓦俎豆以純醢牲以特牛饋膳惟二

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宜以薦郊所無者從省除所配五帝行禮自
東階升先春郊帝為始止一獻清酒停三獻及灌事其堂制十二年毀

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階准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天座悉
南向東來第青帝五帝依次而列又五人帝配享在階東上北向大

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
陳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粢盛六飯鉶羹蔬備薦焉文帝

以武帝配廢帝以文帝配堂制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前代安六座
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享座依梁法

後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遷洛之後宣武永平
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明帝神龜中復議之
元義執政遂營九室值代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北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

後周採漢三輔黃圖為九室並竟不立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議立明堂繁後不就終隋代季秋祀五方上帝於
零壇上其用幣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昊南西向五
官在庭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于青帝及太
祖自餘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燔其省牲進熟如南郊
禮

大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元帝配五人帝五官
並從祀訖于貞觀之末竟未議立明堂季秋大享則於圓丘行事高祖
及明堂北郊之祀宗帝專配感帝自餘悉依武德令未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祠明堂有司遂以高
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下詔造明堂內出九室樣堂三等每階各

十二上等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等方三百尺高一筵下等方三百六
十尺高一丈二尺上等象黃琮為八角四階安十二階。顯慶元年禮
官議太宗不當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宗祀明堂必配天帝
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與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
伏見永徽二年追奉太宗以遵嚴配當時宗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
未遷祀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謹按孝
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尋歷代禮儀且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
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宗祖謂祭祀
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
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宗祖合於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社
配祠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
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
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

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黷極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從之乾封初仍祭五方上帝依鄭玄義復議立明堂左僕射于志寧等請為九室太常博士唐彌等請為五室高宗令於觀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議上以五室為便不定又止二年十二月詔祀明堂感帝高祖太宗崇配仍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三年三月議定下詔改元為總章分萬年縣置明堂縣總章三年三月具明堂規制下詔詔下之後猶詳議未決後竟不立

武后臨朝垂拱初有司議圓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孔玄義奏議請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沈伯義議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圓丘方澤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切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

元萬頃范履冰等議高祖太宗今既無配五祠當依舊無改高宗有功烈而無差豈祀配之有別請奉歷配五祀從之郊丘諸禮皆以三祖俱配因下詔曰時既浚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為嚴配之所下室為布政之居來年正月一日可以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其月明堂成號為萬象神宮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從祠並於壇位以茅布席而祀武太后又於明堂後造佛舍高百餘尺始構為大風振倒俄又重營其功未畢證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而盡尋又無雲而雷起自西北來未幾復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圍繞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造成號為通天宮四月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為萬歲通天明年九月又享於通天宮中宗即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季秋大享復就圓丘行事迄于睿宗之代開元五年辛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太后所造

宋朝仁宗大享明堂皇祐二年二月上謂輔臣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今冬至日當親祀圓丘欲以季秋有事于明堂行享帝享親之禮以極孝親之義文彥博等奏曰臣等檢討舊典昊天上帝一歲四祭皆以南郊以公卿攝事惟至日圓丘三歲一親祠開寶中藝祖幸西京以四月庚子有事於南郊行大雩之禮淳化四年至道二年太宗皆以正月上辛躬行祈穀之祀悉如圓丘之禮惟季秋大享闕而未舉真宗祥符初議行此禮亦未遑將上帝祖宗之意遺以俟陛下乎真宗制度前代諸儒議論皆異要必天子之路寢今大慶殿是矣以殿為明堂分五室於內三月一日出御札取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宜即輟罷恩賞依南郊例宋祈上明堂通議二篇宋郊楊安國張揆條典禮十一事劉舜臣上明堂議并圖二卷范仲淹上李太伯明堂圖議鄭叔豹宗祀書三卷于時以丞相文彥博為大禮使宋庠為禮儀使王貽永為儀仗使龐籍鹵簿使高若訥為橋道頓遞使四月

九日內出手詔曰明堂之禮前代並用鄭王兩家義說兼祭昊天上帝已為變禮國朝自祖宗以來三歲一親郊及徧祭天地而百神靡不從祀故太祖雩祀太宗真宗祈穀二禮本無地祇位當時皆合祭天地以祖宗並配而百神從祀今明堂正當三歲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止祭昊天五帝不及地祇又配座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祭制於禮未安其將來親祠明堂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圓丘從祀之數以稱朕恭事天地祖宗神靈之意注時帝謂輔臣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爾今禮官習諸儒之舊傳捨三朝之成法豈朕所以昭孝息民也文彥博曰惟上聖至明為能達禮之情適禮之變非臣愚昧所及二十日禮院言奉詔旨明堂祭玉具尺寸制度以聞檢詳今來明堂行禮惟蒼璧不用外定用四圭有邸黃琮圭璧各二青圭赤璋白虎黝璜兩圭有邸各一凡十一玉並准三禮圖參按周禮制造又五月上自撰明堂樂曲二舞并親書明堂二字太常寺請五帝各用本音之樂青帝以角赤帝以徵黃帝以宮

白帝以商黑帝以羽上辛祀感生赤帝即隨月用律大常禮院言詳定
明堂禮神玉及燔玉當依典禮用二玉一以禮神置於神位祀畢藏之
少府每祀供之一以為燔玉加牲體之上并燔燎之祭玉之備始復於
此七月又言准詔合祭皇地祇三聖並侑所增奉禮祀之位則牲亦隨
廣請於七犢外更增四犢所有羊豕亦依郊例各用十六又言明堂行
禮請初詣昊天位奠下幣訖次詣皇地祇五帝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次
詣三聖位奠幣其酌獻之序亦如之。惟明堂不講文矣上必欲舉行
盛禮制度損益多由上裁酌咸適其當既成禮今王洙勅成皇宋大享
明堂記三十卷上自當序至嘉祐七年九月七日再行是禮

神宗熙寧四年九月十八日大享明堂以**英宗**配

李拱明堂樂舞頌

恭惟仁宗皇帝聰明仁智光紹先烈絃賢覈能緝熙事功道洽治隆四
海鏡清制作鼎新百度咸飾履容鉅典蒐舉無餘一時文物跨周軼商
帝惟天地既施祖宗貽燕億萬斯禋末末弗替誠心昭報屢正恭壇惟

茲明堂合享並配事大體特循未遑暇乃皇祐紀元明年仲春甲寅輔
臣肇議茲禮惟彥博率拜手承命酌古御今講求故實繼發明詔誕告
普率將以季秋消吉祇藏厥事典禮制度悉由聖裁五月二十三日內
出御製天地祖宗樂典舞名降神酌獻奠幣入俎繇誠安而下章有其
義而威功睿德古文化俗所以為文武二舞之美稱者又皆足以彰盛
德形容寓皇心肅敬備薦獻之儀而侑明靈之觀焉太常習隸惟謹惟
虔是歲九月即大慶殿因事制宜為五綬室親御寶附若篆飛白粲為
華榜戊申齊宿天地開霽辛亥展事月星明擬皇心載祇袞服即次築
盛牲幣以次畢陳樂舞既作舂蠶來格登降薦獻舉適厥序天地祖宗
罔不咸喜帝之昭報之誠於是為盡而我宋盛典實肇興於此焉先是
帝初議大臣有以分撰樂曲為帝言者帝拱而立曰天地祖宗朕當親
撰其餘則分命諸臣至是乃發睿思摘帝文以昭肅祇欽恭之意焉詞
淵旨精名義兼稱國史登載宜謂丕桀熙事既成一時名儒誌之以文
而樂舞之製天藻昭垂尤宜鋪張盛美以示方來小臣不佞不敢以辭

語淺陋為解敢拜手稽首而為之頌

高宗紹興元年二月初皇祐明堂合祭天地奉太宗真考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圓立從祀至是上取法仁宗欲舉行之矣未詔將來明堂一遵皇祐之制三月有司議明堂配祀於嚴父之文不克時定禮部即官江都王居正議曰古之帝王非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皇祐宗祀固宜以太宗配當年蓋拘嚴父之說故配帝並登真宗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之以為繼祖進父而神宗亦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配考明矣今主上紹統自真宗至于神宗均為宗廟獨躋則愚無名並配則同裕饗請今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宜奉太祖太宗配上是其議九月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下○紹興四年九月合祀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紹興十年九月合祀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紹興三十年秋

八月禮部言季秋大享徽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緣祖宗以來屢行大享明堂而所設從祀不同若依皇祐廣施從祀切慮其禮稍煩在孝享疑若未專若依元豐悉罷從祀復慮其禮稍畧在昭報疑若未備今欲依熙寧設五方帝五人帝五官神從祀之位庶幾繁簡適當得禮之中詔從之○紹興三十一年秋九月辛未宗祀上帝于明堂以徽宗配大赦天下

孝宗淳熙六年四月御札勅臣僚等朕參稽禮文鋪究古制圓壇八陛雖茂展於欽崇明堂九筵亦間行於嘉享是用遠稽皇祐之書近述紹興之制誕敷大號明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咨爾攸司各揚其職○淳熙六年太史局申明堂大祀合差奏祥瑞官上曰朕以豐年為上瑞不必差官奏祥瑞

光宗紹熙五年六月國家恢列聖之洪緒秩百王之彌文天施地生尤重合祛之報祖宗功德載嚴並侑之文肆循三歲之常間舉九筵之享朕自惟魯叟方處棘艱顧思道弗言之時豈遠他務惟越緋行事之誼

莫廢親祠要易圓立之儀近從路寢之禮適農畝之憂稔暨邊方之咸
寧萬寶臻成度備盛多之薦前舜具在一遵寅畏之謨上以衍壽於重
闈下以祈安於兆姓用須丕號俾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
寧宗開禧二年朕丕承春命祇奉燕詒慶衍重闈賴上帝神祇之祐尊
臨廣宇蒙祖宗功德之休深惟菲質之奚堪益念洪私之當報茲以陰
陽順序人物遂宜國勢日以安強朝綱日以清肅不循三歲之祀曷表
一純之衷是用稽紹興之成規輯合宮之闕禮時秋必報矧萬寶之方
成國典固有宜九筵之間舉誕享群聽明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
于明堂咨爾攸司各場乃職。嘉定元年朕推天地施生之德燕及多
方守我祖宗積累之基期于千載吾懷兢業獲濟艱難屬邊鄙之輯寧
與黎元而休息田萊浸闢麋麥以登方迎滋至之祥敢後一純之報速
稽元祐近質淳熙咸即合官載申宗祀肆率遵於舊典用丕闡於彌文
寅畏嚴恭尚度幾於對越肅邕顯相寔允賴於交修爰飭先期置子衆
聽朕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嘉定八年又詔朕續承祖烈哀對神

休陽思積累之難無疆惟恤祇畏監觀之赫丕顯亦臨保邦常謹於萬
微更化已踰於八載猥蒙丕祐獲底小康雖瞻仰昊天方切側身之念
然敬事上帝敢稽報本之儀率循舊章間秩宗祀爰卜季商之吉乃涓
路寢之居惟予一人將舉親祠之典凡爾百辟各殫顯相之誠虔昭香
於靈心且茂迎於和氣誕揚大號明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
堂。十一年朕續緒守成既踰三紀勸精更化亦越十年若涉淵冰靡
皇風夜天地神祇之森列丕顯丕承祖功宗德之兼隆是彛是訓言念
菲涼之質每崇保佑之恩比者水旱不時間臻中熟邊隅多故旋底小
康屬當舉於親祠敢敬伸於昭報載攷累朝之典游修路寢之儀乃卜
季商聿修祀事以靈承於聆嚶以迓續於休祥祇告先期誕敷群聽以
九月有事於明堂。嘉定十四年朕續履洪基恪膺駿命合祭天地肆
嚴三歲之彛並侑祖宗九重九筵之禮肇精禋於皇祖垂鉅典於後昆
雖圓丘路寢制名稍殊而紫壇清廟報本則一載惟涼菲端荷貺臨百
橐屨豐稔澄叶濟齊魯首閑於王化輿地來歸荆淮盡掃於胡塵隻輪

弗返人心底定國勢漸尊顧列聖積累之所臻豈一已圖回之能致乃
卜李商之吉幸親大亨之儀以殫昭答之誠以廣敷錫之慶用孚群聽
肅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

總說明堂

明堂之制或以為一殿

公玉帶之言裴顯亦言一殿

或以為五室

考工記

或以為九室

十二堂

大戴禮張衡東都賦

或以為十二室

春秋

或以為四堂十二室

明堂月令

其堂

室之多寡不同如此

或謂之天府

神農

或謂之合室

又曰崑崙

黃帝或謂之

五府

堯又曰衢室

又曰總章

舜

或謂之世室

夏

或謂之重屋

或謂之明堂

周

蔡邕又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

取其尊崇則曰明

堂

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

取其水園如璧則曰辟雍

大戴禮云其外

有水曰辟雍

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

戴德云明堂辟雍是一其

名之不同如此

左傳魯僖公五年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

廟視朔天子曰靈臺

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公二年服氏曰明堂

祖廟並與鄭注不同

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即鄭意

以為三者名異而制同

王制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

即云天子

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

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

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

玉藻又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

得為一也

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周謂明堂東

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

堂為名在其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廟享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故

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言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

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園如

璧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

袁準正論明堂京廟太學各有所

為而儒者合為一體失之遠矣

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

居而使衆學處焉

響射於中人鬼慢黷生死交錯因倅截耳瘡痍流血

以干鬼神非其理也

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承玉輅以處其中非

其類也

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

王者五門宗

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

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

廟在郊

即云天子

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

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

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

玉藻又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

得為一也

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周謂明堂東

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

堂為名在其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廟享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故

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言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

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園如

璧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

袁準正論明堂京廟太學各有所

為而儒者合為一體失之遠矣

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

居而使衆學處焉

響射於中人鬼慢黷生死交錯因倅截耳瘡痍流血

以干鬼神非其理也

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承玉輅以處其中非

其類也

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

王者五門宗

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

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

廟在郊

即云天子

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

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

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

玉藻又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

得為一也

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周謂明堂東

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

堂為名在其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廟享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故

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言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

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園如

璧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

袁準正論明堂京廟太學各有所

為而儒者合為一體失之遠矣

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

居而使衆學處焉

響射於中人鬼慢黷生死交錯因倅截耳瘡痍流血

以干鬼神非其理也

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承玉輅以處其中非

其類也

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

王者五門宗

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

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

廟在郊

所能容也其用之不同如此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大戴禮云
宮統三百步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禮記正義曰按鄭目錄云
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月令堂高三丈東西九
仞南北七筵又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圍徑二百一十六尺
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其廣狹之不同如此
或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淳于登說或以為在宮中
顏師古說蓋得或以為在郭內字說或作之汶上武帝或寓之雩壇肅或
寓之園丘唐或以為在近郊三十里明堂月令其地之不同如此或祭上帝
黃或祭五帝唐或祭太乙武帝時以上或除五天帝明帝時摯虞除五
帝以五帝即上帝上帝即天帝用王肅一或祭五人帝鄭康成說淳于登曰周
天之說於是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成說公祀文王於明堂五帝之精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蔡邕明堂論曰
明堂者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也其所祭之不同如此大戴禮云凡
九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園下方明堂月令

云四戶八牖淳于登曰八窓四闥鄭駿之云戴禮所云雖如盛德篇云
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非古也其制之不
同如此古周禮孝經說蓋以茅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溫濕不能
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
茅茨蒿柱土墍三等以見節儉也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今之明堂
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封軌議曰上園下方以則天地通水園
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為之質赤綴白綴為之戶牖武后時議大小拱
級大栢飛檐上以清陽玉葉覆之後竟不行其制度之豐儉如此陰陽
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
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
皆外說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
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各
象其行外傳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封軌議曰鄭元曰五室者象五行
也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窓者通八風上園下方以則天地

白虎通又以為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窓象八風四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其取象之不同如此五帝之位正四方而明堂祭於四維不以其方天子之朝向明而明堂則四時異宮不必南面其所向之不同如此或配以遠祖漢初配以高帝晉初配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本朝升以列聖同侑其配享不同如此或一積明帝紀或廿大宰武帝從其牲體如此。六經有明堂之文而無其說孔孟有明堂之說而無其制度考工有明堂之制而制不詳緯書則詳矣而未必帝王之制漢晉諸儒不宗孔孟之說而信緯書之說不信考工之制而信緯書之制何哉夫所謂明堂者亦曰布政交神而已是孔孟之說也考工所說雖非周公之全經然不可謂非周公之制說者但見其尺度之迫阨盡從而駁之非也鄭氏雖得之於考工至謂制如太廟與路寢則失矣此張逸之所以難而宇文愷之所以駁也蔡氏雖得之於大戴至謂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此袁準之所以破也周堂度以筵要在為神靈之所廬夫子之所御耳三公在中階之前

侯伯分於東西四夷子男之居並在國門之外何害於隘也李謐喜非鄭氏有繩樞甕牖華門圭竇之譏亦云削刻哉堯階三尺大玉陶穴以虞舜受終四月觀四嶽群后並不以巖廊狹隘不足以容也歟山之會玉帛萬國而使大為宮室以處諸侯豈卑宮室之意哉觀諸儒之論康成博而證其實也雜伯階辨而裁其失也同袁準贊而明其失也刻擊虞簡而質其失也短宇文愷才而富其失也巧李謐學而篤其失也苛至於王儉之典雅顏監之該詳真皆讜論也然終非萬世之法武帝雖得之於斷而溺於怪漢明雖得之於文而惑於識梁武得之於表冕而失之牲牢齊文得之配侑而失之一殿隋氏則奪於群議而不果行唐世則果於不經而恣淫侈。齊宣王欲毀明堂而孟子則勸之以王政之說唐歷世欲興明堂韓愈則排之以三器之論從孟子之論則明堂可興從韓愈則明堂為可廢孟子承王政不行之後必欲行之庸知明堂之不可廢也韓子承諸儒互說之未必欲排之庸知明堂之不必建也與其從韓愈以息諸儒之說不若從孟子以行先王之政策。且明堂之制於以朝群后而致其義養三老而致其仁頒月令以

奉天時聽政考言以修人治適其時也又執曰不可者乎既曰可矣則
重屋總章不必徇其名之詭土階茅茨不必從其制之陋至若八閭以
象乎八卦九室而象乎九州上圓而法乎乾下方以體乎坤十二宮以
應歲之辰七十二牖以應氣之候者無為詭異不經也要之廣大足以
周旋禮文潔淨足以致享上帝其最不可取者蔡邕之章句而最可取
者袁準之正論而已

群書考索卷二十八

